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到长乐邨旧居了，只是在心里遥遥思念而已。最近友人路过长乐邨，给我寄来93号前门外的近照，我突然发现：弄堂里的杨柳树不见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长乐邨里的杨柳树被银杏树所取代了。感叹沧桑之余，我心头不觉涌上一连串有关公公丰子恺（浙江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和杨柳树的回忆。

公公丰子恺和长乐邨的杨柳树

丰意青

每当回想起长乐邨，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弄堂里高大而优美的杨柳树，也会想起公公帮助我们除去手足上被刺毛虫刺到的毒毛的情景。当年长乐邨里的杨柳树上有许许多多的刺毛虫，夏天每次洒杀虫药水之后满地都是刺毛虫，外出一不小心毒毛就刺到我们的皮肤里，痒痒难止。公公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用橡皮膏反复贴在患处然后揭下，以拔去刺入的毒毛，他还给我们在红肿的患处涂抹上风油精，以减少痒痒。

公公一贯喜欢杨柳这个平凡普通的树木，他的画中常出现杨柳，他的午后阳光洒满了窗台，对面楼上传来架子鼓铿锵的鼓点，楼前不远处草坪上有人在遛狗，时间犬吠，在院子里玩闹的孩子们被家长喊回家了，鸟儿扑落几片树叶栖息去了，阿姨阿姨们相互寒暄的声音也渐渐远去。

刹那间，谁触动了我心底那片沉默的草地，我似乎真的听到了他的呼唤。他是我沉默的芳草地，草地里深藏我至爱的珍宝：有裹着我医院的军大衣；有供我开心的小板凳；有让我熊抱难过的暖枕；有拭泪的手绢、评诗笔、阅读器、决策仪，都是他……直到青春作伴，韶光为侣，我挥一挥手，成为浪迹远方的草，遗落些许风信子，当做遥遥无期的念想，即便相聚，也恨寥寥数语……直到他的最后一面，我也错过了。

人生若尘，错过不再，无可追悔。纵使生如再华焰，却也一灭万灭，土人为尘，如尘方安——成为微尘的歌声，成为春天的肥料，成为记忆的滋养。

七年前，是他告诉我：送牛奶的人每天五点半左右就来送牛奶了。我讶然，自入住新居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送奶师傅是早晨何时把奶送到家门口的，反正我晨起开门取奶，总能取到。就问他：怎么确定就是送奶师傅？

他说：三轮车，手刹，“嘎”一声，还有瓶瓶罐罐的声音。这时，看到他喝牛奶格外珍惜时，我才不觉他是因为老一辈的节俭习惯，而是因为尊重送奶人的辛劳。

七年前，是他告诉我：你们小区里的垃圾清理师傅，很勤快，性格也很好，真不容易。我问：怎么不容易了？他说：你没有发现他半夜才下班，早晨五六点又来干活了吗？我叹嗟：好像是，晚上很晚还有拖垃圾桶的声音，早晨好像也挺早的，挺影响人休息的吧……他打断我说：有次，我晚上散步回来，听到他在

在白马湖居住时曾将寓所取名为“小杨柳屋”。公公更赞赏杨柳的谦逊，柳枝下垂，树高而不忘根本。他还告诉我们，杨柳不仅好看，有净化空气的作用，还有不少实用价值，杨柳枝除了可用来做炭木条写生画画以外，还可用来编篮子、柳筐和柳条箱，古人曾用杨柳枝当牙刷用呢。

有一次公公问我们是否注意到柳枝与其他树枝的不同之处，见我们回答不出，公公告诉我们：“柳枝的韧性极好，你们可把柳枝圈成一个圆圈，我敢保证它不容易折断的，即便是折断的话，它的皮也还是连着的。其他树枝就不行，不信你们试试。”我们试了几次，果真如此。公公接着说：“杨柳枝外表看起来柔弱，随风飘扬，但其内部蕴藏着坚韧，它可以随遇而安。”他还告诉我们杨柳树根长而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在飓风暴雨中倒下。他问我们：“上海每年夏天都受台风袭击，可你们见过长乐邨的杨柳树被风吹倒吗？”我们想想确实是没有见到过

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门口地上小片残枝渣滓——艾草终于枯萎掉落成尘，我叹口气，心中无比空落，想起他，不禁神伤。

几个冬去春来，送奶师傅的三轮车手刹、刘师傅拖动垃圾桶的时辰，都风雨无阻，成了我日常生活里的标记和生命流动，如此亲切，仿佛都带着他的气息似的。这些原本一直都在我的生活里，只是，熟视无睹。是他提醒我学会在春光明媚里看到蓝天鲜花，在春雨缠绵里，看到生命光亮。

他是我的父亲，一位退休军官，上世纪60年代初名牌大学核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的学生兵，身为那届团委书记，他带头勇往军边疆，一辈子不后悔。微尘的歌声如他，无论灼灼暖春，还是凛凛寒冬，旋律浩然正气，节奏停歇有度。此刻清风扫过耳边，我似乎听到他最后时刻要对我说的话：孩子，世界美好，努力成为你所期待的那片春光和草原！

那年，那月，那夜。毛毛雨。微寒。大队小厅。灯光如豆。今晚学习许地山的《落花生》。翻到36页。我先朗读一遍。叭叭叭——小厅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我暗皱眉头。今晚一小校长带几个老师来民间听课，不能出事。我顾自朗读——母亲说：你们那么爱吃花生……

叭叭叭，敲门声又响起来。但，不是咚咚咚用指节骨叩击的声音，也不是噼噼噼用拳头捶打的声音，这叭叭叭的敲门声是用掌心轻轻拍出的声音。课堂上个个竖着耳朵，好像谁也没有听见。

敲敲停停，敲门声似曾相识。我一边朗读一边想。无奈带着几分愠怒转身打开一条门缝。门缝外是个滴着雨水的天笠帽。天笠帽下是个子显得特瘦小的妈。妈急急忙忙从土布围裙里掏出一块东西塞到我手里——好烫手，一股子焦香随即直冲我鼻。干什么呀……我没好声音。你没吃晚饭，妈烤了一块番薯，快，趁热吃！我上课，怎么吃？烦不烦？快拿回去。我把番薯塞回给妈并随手关门。

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公公借杨柳抒发了他对那个非常时期的感慨啊，当时公公蒙受不白之冤，他以坚韧、忍耐，并永远保持超脱乐观的心态作为精神法宝，面临灭顶之灾却依然从容淡定。公公与长乐邨的杨柳树建立了特殊的感情，每年初春他总是第一个发现日月楼窗外细长的柳枝条上初染鹅黄，兴奋地指给我们看。

日月楼前可爱的杨柳树曾经一年四季陪伴着公公，为“十年动乱”中蛰居在家的公公带来了大自然的气息和坚韧不屈的信念，勉励他淡定地承受逆境。如今长乐邨的杨柳树虽然与公公一样逝去了，但公公和杨柳的往事依然珍藏在我的记忆之中。

自2019年年底以来，人类面对全球性新冠病毒疫情的挑战，在磨难中表现出巨大的韧性。眼看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来临，柳枝又初染鹅黄，新芽吐绿，公公对杨柳的赞美提醒着我们要像杨柳一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鼓励着我们继续防疫抗疫，同心协力战胜病毒，迎接经济的彻底复苏，恢复正常美好的生活。

1994年4月18日，我随李济生、徐铃在舒乙、殿熙陪伴下到北京医院看望曹禹先生。走进病房，舒乙便告诉曹禹：“这次巴老委托他弟弟李济生把二十年代留法时编的《平等》刊物捐给了现代文学馆。这是世界上最齐全的一套。”曹禹听后说：“这真是宝贝啊！你们要好好保存。”接着，他又说道：“巴老真厉害，他把几十年前的这些书、信、照片都保存得那么好，厉害、真厉害！”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见此，他马上解释道：“我说的厉害是玩笑话，是本事大的意思。”他自我解嘲，引得大家乐开了花。

此时，我见舒乙口若悬河。趁这兴头，拿出一枚纪念封请曹禹签名留念。没想到，曹禹不仅签上名还题了：“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这得益于舒乙营造的氛围，才有了这个意外的惊喜。

翌年3月27日，舒乙

随翟泰丰、张锬及李準来到病房，向巴老报告文学馆新馆工程进展工作。舒乙进门后把沙盘模型往小桌上放，开始向巴老汇报选址、设计、馆舍功能等情况。巴老看着新馆模型，说：“我写作七十年就是靠理想，反对拜金主义。我看到文学馆发展我很高兴，我们的前途很光明，团结

起来，共同工作是件好事。”接着，舒乙告诉巴老，作家唐弢的亲属欲出让唐弢的藏书，开价40万元，有5家单位在争购。唐弢家用这笔钱设立“唐弢基金”。巴老主张把这批书买下，并说，唐弢的书是宝贝，唐弢用一辈子的钱都买了书。

在九十年代末，我在给巴老的读者回信时，一封来自江西九江蒋含宇夫妇的信引起我注意。信上表示愿意向文学馆捐点钱。不久，汇来了2000元托我转交，我立刻转汇给舒乙。这种事有过几次，有几百的，也有几十的。无论多少，总能收到他寄回的收据。

1997年元月，舒乙带着管理人员赴各地博物馆进行考察、取经。到上海后，我陪着他们走访了上图、上博等五六个场馆。每到一地，他不耻下问，认真记录。在病房里，舒乙笑着告诉我，舒乙征集到了王统照的手书长卷及文献资料。还谈到唐弢的藏书正争取资金在开馆前把它买下来。当他征询巴老意见时，巴老说：“我等着开馆。”舒乙接着说，我们扛着你的牌子，事情要好办得多。巴老听后笑着说：“可别砸了牌子。”

舒乙对史料的搜集和为文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后人是不会忘记的。

舒乙对馆内规划设计



舒乙以老舍之子的身份，在任文学馆馆长二十多年里得到夏衍、冰心、巴金、曹禹、萧乾等前辈的支持，他们向文学馆捐献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和“宝贝”，丰富了馆藏。

舒乙对史料的搜集和为文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后人是不会忘记的。

舒乙对馆内规划设计

舒乙对馆内规划设计

舒乙对馆内规划设计

柳林



柳林 齐铁偕(诗书画)
是雨渗出了绿/是绿溢出了雨/飘飘洒洒，细细密密/在柳林/交融一个水灵灵的春季

我和“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结缘要追溯到20多年前了。1998年，我当时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笛子首席，在当年的“上海之春”新人新作音乐会上，我很荣幸地首演了民乐版的笛子协奏曲《苍》，“新人新作”音乐会的推出，可以说是“上海之春”这个艺术平台历年来的一种传统，不光是我，上海之春对于很多音乐家的成长与绽放，助力都是很大的。

2004年，我调回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之后十多年里我几乎每年都会参加“上海之春”的各类音乐会和开闭幕式的音乐会演出，演奏过多首上海之春委约的竹笛艺术新作。

2017年底，在学院的支持下我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希望为推动竹笛艺术的发展做更多的事。笛，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事实上，笛也是最具中国文化韵味的乐器之一。与笛同属中国民族乐器的二胡、琵琶等，无不具有舶来文化的基因，唯有笛子是源自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华乐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发掘出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也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贾湖骨笛出土的时候，素有“江南笛王”之称的浙派笛艺创始人赵松庭

受邀吹奏骨笛，留下了珍贵的音乐资料。赵松庭也是我的老师，他一直希望能够复原贾湖骨笛并登台演奏，但他心愿未了便抱憾辞世。有了国家艺术基金和学院的支持，那几年里我邀请了我国资深制笛师王建宏先生共同研发复原贾湖骨笛，试验了几十次，最终，以树脂合成材料和苦竹复原出的“骨笛”

我与上海之春的缘分

唐俊乔

声音非常接近贾湖出土骨笛的音色。而以贾湖骨笛为灵感，我邀请了上音及全国各领域的艺术家朋友们共同创作了一部具有跨界融合特点的大型原创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2018年，《笛韵天籁》首演于“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作为《笛韵天籁》的项目负责人和主演，我内心是极其激动的，《笛韵天籁》在音乐上融合了民族器乐、交响乐、电子音乐、合唱等多种元素，在视觉上则以多媒体方式展现梦幻唯美效果，非常与众不同又充满中国气质，获得好评无数。而这部民族器乐剧在上海之春上首次亮相后，其无言无词仅用音乐表达剧情的方式，不仅为全新的器乐表演形式开创了先河，主演团队“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乐团”也凭借该剧获评文化旅游部全国十大优秀民族乐

团，受邀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巡演该剧30余场，饱受赞誉。

在今年的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家协会共同筹划发起举办了首届“中国竹笛艺术节”，我受邀担任了本届竹笛艺术节的艺术总监。这些年来，上海在竹笛艺术方面人辈出，屡创佳绩，此次上海之春

“节中节”的举办，目的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在2009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我们举办了首届全国竹笛邀请赛。而在今年的“上海之春中国竹笛艺术节”中，我们将推出第二届全国竹笛邀请赛。此次竹笛邀请赛的举办时间距离第一届已经有12年，12年之后才办第二届，足以显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对于举办赛事的慎重，更能彰显此项赛事举办的权威性。

如今，回想这一路走来，我很感慨。我本人可以说就是从“上海之春”走出来的艺术工作者，我非常感谢“上海之春”这个艺术平台，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艺术节中去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文化层面，持之以恒总会比急功近利更可贵。

十日谈

乐满上海之春 责编：吴南瑶